

【英国文学】

元认知与英美小说对莎士比亚的挪用

肖 谊 谢梦昕

【摘要】莎士比亚作品是世界文学经典,也是英美小说创作的重要源泉。自18世纪中叶以来,小说家们就不断地将莎士比亚作为原型或典故运用到小说创作中,这种倾向在之后的两个多世纪中变得更加明显。英美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大量对莎士比亚进行挪用的实例,挪用包含着创作中的认知过程、认知行为以及文化认知等要素。同时,对莎士比亚进行挪用的过程也是一种元认知过程。本文在梳理英美文学史上对莎士比亚进行挪用的实例后研究发现:小说创作过程中,作者既是作者又是读者,元认知是贯穿于文本世界的认知机制。探索与分析小说创作中的元认知,有益于进一步探析认知与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对探索认知叙事学有建设性意义。

【关键词】元认知;小说创作;莎士比亚;挪用;认知叙事学

【作者简介】肖谊,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当代英美小说研究,认知文学批评,纳博科夫研究,莎士比亚研究;谢梦昕,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副教授,研究方向:当代英美小说研究,第一作者邮箱:yshawsisu@aliyun.com(重庆 400031)。

【原文出处】《外语与外语教学》(大连),2021.2.123~129

1. 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认知文学研究在英美学术批评界的发展非常迅速,产生了一批致力于从认知的视角对文学进行批评的学者,衍生了认知诗学、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等重要的分支学科,特别是认知叙事学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新潮流。认知叙事学正处在被建构并开始日臻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它仍然是一种进行性的理论。

元认知(metacognition)是一种反思性的认知,是关于认知本身的演化过程的认知,或者说是“关于思维的思维”(Blau, 2014: 46)。批评界对元认知与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探索是随着认知文学研究的发展而产生的命题,目前已经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注意。例如,斯蒂文·福克斯探索了大学世界文学课程

中的元认知叙事策略,用一种“为了提高阅读理解和记忆而设计的、强调预先阅读、阅读和后涉阅读的元认知练习”(Fox, 1994: 506)进行实验,其结果证实在小组讨论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中是有价值的提示。著名的认知文学批评家莉莎·桑冈关注了指涉元认知推理的不同方面的元认知术语,认为科尔曼选择的用来例举复杂词汇的词并非偶然(Zunshine, 2014: 88)。谢立丹·布劳发现学生在阅读文学过程中有获得元认知能力的习惯(Blau, 2014: 46)。这几位学者的研究是基于学习者的阅读层面而进行的探讨,并没有涉及文学批评与叙事过程中的元认知。马可·卡拉西奥洛思考了阐释者如何把文学文本与元认知的问题联系在一起(Caracciolo, 2016: 196)的问题。卡拉西奥洛的思考上

升到了文学批评的层面。然而,从整体的相关研究倾向考察,多数论者只是将元认知看作学习文学作品及阅读文学过程中的认知能力,研究也只是停留在文学教育范畴,并没有上升到对认知叙事与元认知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与探索。笔者认为,元认知不仅是一种学习者的学习能力,而且还是一种小说创作中的叙事机制。换言之,元认知对小说家而言是一种创作机制,它与作者的叙事策略有密切的关联。

在英美小说史上,采用莎士比亚或作品作为创作源泉,或从中获取灵感而创作的小说随处可见,这一现象在学术界称为“小说创作过程中对莎士比亚及作品的挪用”。它是一种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继承的方式,也是一种艺术上的创新。这种现象可以从认知叙事的角度得到充分的解释。本文在梳理与探索英美小说史上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挪用的基础上,分析小说创作中的元认知,进一步探析认知与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旨在深入探索认知叙事过程的深层肌理。

2. 元认知与小说创作中的文学原型

元认知是关于认知的认知(cognition about cognition),一般认为是属于应用语言学范畴。人们将元认知纳入最早的语言学习过程的研究或教育实践,将它局限于认知心理学的领域,元认知只是被看成一种策略(metacognitive strategy)。其实,这只是一种对元认知的初级理解。元认知既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隐性的过程,它不只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认知心理机制,它所涉及的是关于所有知识接受与认识的机制与规律,包括认知过程、认知方式与认知活动,等等。正如约翰·弗拉维尔所定义的那样:“元认知被定义为将其作为对象或调节任何认知活动的知识或认知活动”(Flavell, 2004: 275)。因此,元认知是

一种高层次的认知,它不仅渗透于各种知识的学习过程,而且还渗透于各种创造性的活动,特别是文艺创作之中。文学创作无疑是一种高级的认知活动,其中蕴含着作者的元认知图式、元认知能力、元认知的过程及元认知活动等,因为文学创作首先是基于作家对文学类别的认知、构思与文字上的呈现,而这一过程是基于作家对文学知识的认知。

小说创作是一种后天获得的技能,获得这一技能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认知过程。作家必须具备的知识都是具有专业性的写作知识和与艺术创作相关的技能,因此,作家在接受这些知识与技能过程中的认知是一种具有元认知性质与特点的认知。元认知的广度与深度取决于作家的认知能力与认知模式是否正确。梅瑞迪斯·米勒曾经指出:“元认知是一种跨学科和学科互涉的技能;它在我们先前的经验、知识与我们当前探索的学问中建立起一个联想的网络”(Miller, 2010: 322)。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作家创作过程中的深层次的认知。小说创作不仅仅涉及小说的各种要素,而且还涉及语言、文学、文化、历史、心理、哲学、科学等多种学科。作家所需要掌握的创作上的知识都是产生于作者的元认知。这也是元认知与小说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

英语中的“archetype”(原型)一词由希腊语“Arche”派生而来,是英语“archaic”一词的词源。在希腊语中表示“旧的”,但也有更多的其他含义;它表示“原来”或“最初”的含义(Goggan, 1999: 33)。从语义上暗示出的就是最早的形态,即原型。在现代,这一术语用于指人类心理以及宗教生活中的基本结构(Moon, 2005: 458)。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将这一术语用于人格理论,用来形容“集体意识中发现原始的意象和象征”(Strickland, 2001: 47),但这一术语亦

常用于探索文学作品中宗教主题的描述和分析,如加拿大批评家弗莱在《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中就系统地分析了文学经典中的神话原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所指的原型并非荣格式的含义,而是指 prototype,即文本的模型或最初的文本形式。小说创作与文学原型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小说家创作的素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文学原型,如霍桑在《红字》中,麦尔维尔在《白鲸》中都使用了《圣经》中的故事作为原型,或者将文学原型嵌入小说文本之中,将小说构建成本元小说。元认知与元小说的形成有密切的关联性,元小说是一种包含更加复杂的元认知的文类。元虚构是元小说形成的过程与方式,即用虚构的方式构建元小说。元小说的创作中存在着元认知的过程与元认知行为,因此元虚构的过程也就与元认知有密切的关联性。作家将文学原型运用到小说的创作之中是一种典型的元虚构,其作用是赋予文本强烈的互文性,即故事中隐藏着文学原型,也就是故事中隐藏着故事,而这个隐藏的故事又是小说家正在创作的故事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的小说往往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元小说。可见,元虚构是一种常见的元小说叙事技巧。元认知与元小说之间的关系在于小说家在运用文学原型进行创作时包含了多层面的认知,其中也包含了元认知,因为元认知“是一种自涉的过程”(Miller, 2010: 322)。在创作的过程中,小说家将获得的文学创作的技巧运用到创作这一过程中也意味着对知识的获得、理解和运用,其中隐含了元认知思维。“元小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文学经典作为创作题材与原型。文学经典往往都是小说家们进行重塑的对象,莎士比亚、《圣经》、古希腊神话、《一千零一夜》以及各种经典文学作品都是小说家们进行重塑的对象,莎士比亚、《圣经》等都是现代小说与当代小说中

最常见的原型,而这些原型本身又有更早的原型,如莎士比亚的故事大都是对古老欧洲传奇故事的重写,在成为经典后,后来的作者又对其进行重写。在小说史上,莎士比亚戏剧首先是被重塑的重要对象。

纵观英语小说发展历史,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完成了被经典化的过程之后已经成为英国的文化符号,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已经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原型。莎士比亚遗产在英美小说中被继承,有众多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用莎士比亚或者莎士比亚的作品作为文学原型进行创作,这也是笔者接下来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3. 作者作为读者

小说的创作者具有作者和读者两种身份。一方面作者是小说的创作者,用其掌握的创作技巧进行创作。另一方面,创作者还是一个隐性的读者,因为其在创作小说之前需要获得创作的技巧就必须阅读前人的小说作品,也就是模仿前人的小说技巧与形式。亚里士多德针对艺术的形式在《诗学》中指出:“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郎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来说都是模仿”(亚里士多德,1996:27)。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认为一切艺术形式都是一种模仿。的确,小说是从更早的诗歌和戏剧模式演化出来的艺术形式,因此小说也是一种对其他艺术形式的模仿。小说家对小说形式和技巧的模仿,是从阅读前人的作品或者是文学原型开始的,因此,小说家也是前人作品或者文学原型的读者。同时,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作者还是自己作品的读者。

自18世纪中叶以来,在英美小说中对莎士比亚进行挪用的现象十分普遍,如简·奥斯丁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让人物上演莎士比亚戏剧。麦尔维尔

在《白鲸》中通过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挪用来设置一种具有戏剧化的场景。在《白鲸》的第三十六章开始,麦尔维尔借用戏剧的表现手法,用午夜的船楼(mid-night forecandle)来暗示哈姆莱特式的戏剧场景,将裴科德号捕鲸船转化成莎士比亚戏剧舞台,船长亚哈具有莎士比亚戏剧的韵律与节奏的独白,时而模仿着哈姆莱特,时而又模仿着伊阿古。马克·吐温在《哈克贝利·历险记》中借格兰杰福德-谢泼德森家族世仇的描写,戏仿了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演绎了现实社会中家族之间的仇恨与战争;马克·吐温同时在作品中让人物上演《理查三世》《哈姆莱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三部剧中的片段,将文本转换成富于互文性的元小说文本。

在现代主义小说及当代英美小说中,对莎士比亚的挪用则更加普遍,如海明威、菲兹杰拉德、福克纳等现代主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挪用了莎士比亚。当代美国作家以莎士比亚作为用典或隐喻的就有纳博科夫、约瑟夫·海勒、塞林格、约翰·巴思、约翰·豪克斯、托马斯·品钦等人。例如,海勒通过戏仿《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为自己辩驳的话语来演示人类命运的悲剧性;纳博科夫用莎士比亚剧作《雅典的泰门》作为小说标题的典故;约翰·豪克斯在《第二层皮》和《血橙》中都用莎士比亚戏剧作为创作中模仿的原型。在当代英国小说中,也有很多作家对莎士比亚进行挪用,如金斯利·艾米斯、艾瑞丝·默多克、马丁·艾米斯、朱利安·巴恩斯、伊恩·麦克尤恩以及珍妮特·温特森等多位作家都在自己的创作中将莎士比亚作为用典,如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 Winter-son)在《时间之间》(*The Gap of Time*, 2015)中用场景切换来对莎士比亚戏剧《冬天的故事》进行挪用,创作出当代语境中的莎士比亚戏剧场景。此外,加拿大作家阿瑟·阿萨·柏格(Arthur Asa Berger)《哈姆莱特

案例:现代语言协会的谋杀》(*The Hamlet Case: The Murders at the MLA*)演绎一本莎士比亚批评的小说。在小说中对莎士比亚进行挪用的实例还有很多,这些作家们在挪用莎士比亚戏剧之前具有读者的身份。

莎士比亚在英美小说中的再现说明他的作品对小说发展产生了影响,促进了小说文类的不断演变,产生出来的是特殊的元小说。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有益于文学批评领域对小说种类生成机制的深入探究。借用莎士比亚作品作为创作素材或灵感源泉而产生的文学作品或文本中明显具有元认知机制的特征,因此,对这一过程的探索就是认知叙事机制中的最基本的问题。

在挪用莎士比亚的文类中,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是创作中元认知过程中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文学知识。作家们对莎士比亚的阅读与研究是这一基本文学知识获得的基本途径,也就是说作家们的阅读就是元认知的具体认知过程和认知活动。麦尔维尔在重写《白鲸》时是在霍桑的建议后,重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后进行的;约瑟夫·海勒于1949年至1950年在牛津大学访学时对莎士比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写《第二十二条军规》准备材料。纳博科夫在15岁之前就认真阅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豪克斯在布朗大学任教时认真地研读了《第十二夜》《麦克白》《哈姆莱特》和《奥赛罗》,为《第二层皮》《血橙》的创作做了充分的准备。事实上,所有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挪用的小说文本都蕴含了具体的认知过程与认知活动,这种认知是基于阅读而进行的。作家们的阅读是为了获得足以进行小说创作的知识与信息。

就小说创作而言,元认知就是对小说虚构过程中相关知识的认知与再认知。因此,元认知是一种

多层面的认知。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包含的第一层认知是作者对创作知识的习得,这种知识的习得首先是通过模仿的方式而获得,在模仿之前则是通过阅读来获得一些进行模仿时所依赖的知识与信息。小说的素材或原型来源于几种渠道,一种是来自现实生活经历或所见所闻的事件,一种是来源于对经典文学原型的借用,如对莎士比亚作品的借用。无论是通过亲身经历来获得的知识还是对文学原型的借用都是认知活动和认知过程。作者对原型的获得主要依赖于阅读,阅读是一种认知的过程,是对文学的理解与接受的过程。对作者而言,阅读是在掌握了自己的批评观的前提下进行的阅读,小说作者的阅读是典型的元认知活动。作者在挪用莎士比亚作品之前就有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认知过程和认知活动,作者具有读者的一面,作者对莎士比亚的阅读或者对小说创作机制的认知就具有元认知的性质。

4. 文本世界中的元认知

元认知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是一种重要的认知模式,是构成文本世界内在认知机制的重要因素。在小说中,作者是文本世界的创造者,也是认知主体。在文本世界创造的过程中,作者将认知过程中获得的各种知识和信息转换成小说文本。对莎士比亚的挪用也是将认知(认知活动、认知客体、认知过程等)转换到文本的一种具体策略,莎士比亚作品本来也是一种文本世界,而作者将莎士比亚的文本世界元素挪用到新的文本世界,这就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替换世界”,可称为“新文本世界”或称为“新宇宙空间”(neocosmic space)。“新文本世界”实质上是一种莱布尼斯式的“可然世界”(possible world)。

在英美小说创作过程中,挪用莎士比亚作品来

创造的文本世界是一种用文字建构的“新文本世界”。“新文本世界”的创造在英美小说史上由来已久,而在当代英美小说创作领域更是一种新潮流。创作“新文本世界”的途径一是对经典作家的生平事迹进行重写,如戴维·洛奇的《作者,作者》(Author, Author)和托宾的《大师》(The Master)都是对亨利·詹姆斯生平事迹的重写;一是对经典作品故事进行重写,如当代作家对莎士比亚作品的重写、戏仿等,如为纪念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而设计的霍加斯改写计划邀请了珍妮特·温特森、霍华德·雅各布森、安·泰勒、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吉莉安·弗琳及特雷西·雪弗兰等英语小说家对莎士比亚的作品进行改写,都是属于“新文本世界”的创造。“新文本世界”主要是针对所选用的文学原型而言,如温特森从《冬天的故事》改写而成的《时间之间》是“新文本世界”,而莎士比亚的《冬天的故事》则是元认知过程中的原型,是相对于“新文本世界”而言的文本世界。

作为认知主体的作者,在创造新文本世界的过程中起到的是决定性的作用。从认知的视角来看,作者的认知行为包括对文化的记忆,即对文学经典与小说创作要素的感悟,同时还包括对想象力的运用与发挥。在创作文本世界的过程中,需要作者对文学素材的反思、组织以及空间的构筑。例如,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约翰·豪克斯的创作能充分演示这一规律,因为他是挪用莎士比亚故事原型的典范。豪克斯在《血橙》中采用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中的伊利亚里作为小说场景,借这一场景表达“当代生活中的伊甸园”(肖谊,2005:40)。在小说中,叙事者西里尔渴望摧毁现存的性常规,因为他和他的妻子菲奥拉都深信,婚姻的唯一敌人是一夫一妻制。他们的婚姻是性开放婚姻,并且还想引诱另一对夫妻,休

和凯瑟琳去追求“多样的性爱”。豪克斯以莎士比亚的作品,构建了一个当代的“新文本世界”,旨在揭露美国社会腐败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作品探究了婚姻与家庭中的伦理问题,表现了六十年代的性解放主题。创造“新文本世界”旨在生动地展露现实,正如格里沙科娃所言:“虚构性文本让人用新的见解看待周围的世界,不是以直接的臆测表达或对世界的预设,而是在阐释过程中对它们的建构或思考而完成的”(Grishakova, 2009: 191)。豪克斯的创作过程充分地演示了小说创作过程中的元认知过程,包括三个方面的认知:第一,他对莎士比亚作品文本世界的认知,即他对《第十二夜》的阅读与研究。第二,他对美国社会与现实状况的认知,即他对美国社会的涉身认知和生活中的见闻。第三,对叙事方式或技巧的习得与认知,即从文学作品阅读和阅读其他知识读本中获得的关于文学的知识。豪克斯的认知是一种元认知是因为他的认知进入了莎士比亚的认知领域,是关于认知的认知,这种元认知能力(metacognitive competence)体现在整个“文本世界”的构建过程。

尽管在创作过程中作者是认知的主体,是文本世界的创作者,但是文本世界是一种阅读效应,往往只存在于阅读状况或阅读过程之中,因此小说读者也是认知的另一主体。读者在整个文本世界的“元认知”机制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小说必须在被阅读的状况下才会体现出自身的价值。读者对文本世界的阅读与理解是一种多层面的元认知过程,这种阅读与作者的认知构成呼应的关系,构成了文本世界中的“认知链”。从文本世界观察,“元认知”贯穿于小说的创作过程与阅读过程,阅读过程包括作者本人的阅读与读者的阅读。

因此,从认知叙事学的视角来考察,元认知是一

种阅读过程。在考察英美小说创作中的元认知的时候必须从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作家们在创作小说过程中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挪用的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元认知过程,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体会到作者的元认知过程,理解作家如何通叙事技巧对莎士比亚进行挪用,清晰地演示了小说创作中的元认知过程。

当然,真正能体会文本世界的构造机制的读者必须是理想的读者。这样的读者首先必须具有元认知能力,而往往只有作家本人或者受过专门训练的文学批评家才具有元认知能力。此外,通过对文本的阐释也可以培养和提升读者的元认知能力。以当代英国作家珍妮·温特森的小说《时间之间》为例,我们能够清晰地阐释元认知在文本世界构建过程中的内在机制。《时间之间》是按照霍加斯改写计划,以莎士比亚戏剧《冬天的故事》为文学原型写就的一本中的当代英国小说,讲述的是关于列奥(Leo)、咪咪(MiMi)、赛诺等人的故事,地点是在伦敦与新波西米亚,列奥怀疑咪咪与赛诺有私情,咪咪生的孩子也是赛诺的骨肉。在此,温特森把小说分为“原版”(The Original)和“改写版”(The Cover Version),原版用当代的小说叙事话语对《冬天的故事》进行简要的描述,“改写版”分三个部分,每一部分之间还有一个“幕间”,从结构上模仿戏剧结构。小说的“改写版”以当代英国的社会为背景,演绎当代社会现象、家庭与婚姻中的伦理关系、爱的故事等。

《时间之间》的创作中的元认知过程显而易见。首先,温特森是阅读了《冬天的故事》后,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情节和结构有深刻的认知,也就是她从经典作品《冬天的故事》中获得了灵感。其次,《时间之间》故事的描画是基于她本人的经历,是一种涉身的认知。第三,新波西米亚是对英国社会的影射,创作

与叙事中掺杂了温特森对英国社会的认知。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时间之间》的创作中包含了文本世界创造者对社会、政治文化传统的多层面认知。“作品中的虚构世界都是作家想象力的产品,而这种想象是作家对实际世界的模仿”。(肖谊,2016:7)但是,文本世界是一种阅读效应,必须有读者的阅读才能得以呈现。读者(理想读者)阅读的过程同样是一个多层面的认知。首先是读者对文本世界的认知,包括读者对作品中用典的选择,读者必须在熟知《冬天的故事》这一故事的前提下才会发现《时间之间》这一作品中对莎士比亚的挪用。

5. 结语

为什么要探究元认知这一认知现象?元认知是小说创作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内部因素,它是隐含在作者、文本与读者之间一股脉动。元认知能力是作家构建文本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小说作者与读者进入文本世界必须具备的技能。换言之,元认知使不同的文本世界成为可能。从认知叙事学的角度考察,元认知这一现象在探索小说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学术意义。首先,对探索小说的生成机制与叙事机制有重要的意义。其次,从元认知切入,对小说叙事的一些策略与机制有一定的解释作用,比如在解释英美小说家对莎士比亚进行挪用的时候,能够更加清晰地演示小说叙事机制。第三,对认知叙事学理论的探讨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和贡献。英美小说创作过程中,作家们对文学原型进行挪用颇具创意,挪用已经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莎士比亚的戏剧具有很强调艺术性,为英美小说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资源,英美小说创作

中对莎士比亚作品的挪用也正是元认知机制发生作用的最好例证。

参考文献:

- [1]Blau, S. 2014. Literary competence and 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J]. *Style*, (1): 42-46.
- [2]Caracciolo, M. 2016.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and the status of interpretation: An attempt at conceptual mapping[J]. *New Literary History*, (1): 187-207.
- [3]Flavell, J. 2004. Theory-of-mind development: Retrospect and prospect[J]. *Merrill-Palmer Quarterly*, (3): 274-290.
- [4]Fox, S. 1994.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in college world literature course[J]. *American Annals of the Deaf*, (5): 506-511.
- [5]Goggan, S. 1999. Archetype[A]. In W. Roof(ed.). *Contemporary American Religion*[C].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 [6]Grishakova, M. 2009. Beyond the frame: Cognitive science, common sense and fiction[J]. *Narrative*, (2): 188-199.
- [7]Miller, M. 2010. Story telling for sustainability[J]. *Ometeca*, (XIV-XV): 320-341.
- [8]Moon, B. 2005. Archetypes[A]. In L. Jones(ed.).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C]. New York: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 [9]Strickland, B. 2001. Archetype[A]. In B. Strickland(ed.). *The Gale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C]. Detroit: Gale Group.
- [10]Zunshine, L. 2014. What reading fiction has to do with doing well academically[J]. *Style*, (1): 87-91+34.
- [11]肖谊.2005.美国早期后现代派作家对莎士比亚的接受[J]. *英语研究*, (3): 38-41.
- [12]肖谊.2016.文学批评作为认知[J]. *认知诗学*, (2): 6-11.
- [13]亚里士多德.1996.陈中梅译注. *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